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萧乾

萧乾（1910-）

原名萧秉乾，生于北京。本书收入萧乾的短篇小说 10 篇、长篇小说一部、通讯报告 6 篇。其中短篇小说《篱下》、《栗子》、《皈依》等描写了 20 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，以儿童的视点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；自叙传式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，描写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；通讯报告反映了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。

篱下

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？姥姥死了，当然只好住姨家。环哥对于妈路上的嘱咐认为是多余的。他蹦着闹着，小耳朵就没听到那辛酸的“咱日子这下可苦了。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！”

妈和爸吵嘴，甚而动手，村儿里谁没听惯了。爸爸半年不在家，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。吵了嘴后，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。一向总是去姥姥家。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。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驼去的。姥姥家灶上供着小小铜菩萨。那圆胖胖的磬，只要轻轻一弹，就有铮铮的响声——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。可是，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。不然，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。

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。吵着吵着拍嚓一声，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。妈忙用臂搪开。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，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。妈哭。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丫儿也哭。吓得卧在菽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。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撵了出去。妈就伏在土炕沿上，由喉咙里抽着委屈的气，间断地骂着“没良心的男人”。

到黑，爸回来了。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，逼着妈画押。闹翻了一夜哪。天亮，环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来。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。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，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：“兔崽子，跟她还是跟我？”环哥往妈怀里一扑，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扎来：“给我滚，连老带小的。打官司我不在乎！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。滚，滚你臭娘家的蛋。”路上秃王问：“三嫂，公母俩又怎么啦！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？”妈咽着泪，任那稀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地，默默无言。直到出了村儿，秃王才勒住缰绳问：“老太太是过去了，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？”妈用干干的嘴唇说：“驼我到城里北门，投奔我妹妹家去罢。”

于是，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，环哥就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。“上城里去哩！”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。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，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。妈忙抱住环哥，咬着牙床说：“你个没心的烧猪！”

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，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说了起来。姨口口声声地说：“离了倒好。可不能就这么离！”

这时，姨家表弟进来了。一个推了学士头，白嫩，腴腆，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。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。经过大人的引见后，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。呶了呶嘴，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，两个便溜了出来。

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。四只泥污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。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护城河泥鳅的大，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，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要打表弟。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，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衣服再来吃。

天不早了呢。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都响了起来。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。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。摆在眼前的却是盘碗碟箸，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。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，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。冷不

防妈把他拖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瞪他两眼。“妈变样儿了。”环哥那么奇怪着。

姨父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，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。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，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。说：“地方有的是。都是一家人。”对这和善的男人，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。环哥顾不得这许多。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红漆筷子，把生硬硬地塞在妈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。并不时地扯着小脖子，用筷子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，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检进他碗里去。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晚上，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后，妈狠狠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：“给我丢人来啦！”

睡在一张木床上哩。姨家的什么都讲究——比姥姥家还强多了。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，晃着小脑袋，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，花绿绿的。簞瓶里还插着大大荷叶的纸做莲花。他翻过身来问：“妈妈，姨家八仙桌上咭咭响着的是个什么呀？”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。就推了他一掌：“小鬼，睡罢。烧猪！”

环哥受了妈的闷气，就用被角把头卷了起来。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一定不会遭妈妈干预了。他就闭了眼想：姨家的门口还有三层台阶呢！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呀的。哪像家里：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，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。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肥的龙睛鱼哪！姨家房檐底下还有燕窝呢，老燕儿不时地咕咕咕地叮咛着小燕儿。还有呢，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。表妹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……

天一亮，妈就坐在床沿裹脚。还给环哥盖呢，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。经妈一盖，就索兴踢开被筒，坐了起来。

“睡罢，环哥！”妈低声说。

“妈，妈，姨家后院那颗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？比咱——”

“你管哪！可不准在这儿撒野。这不比咱家。这儿是城里。又是别人家。瞧，你昨儿把表弟胡带，惹祸哪！”

“去河边玩玩算啥？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！”

“要命鬼！这不比平常了。这是别人家！”

“不比平常，”“别人家，”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。横竖，若在家里，这时鸡就该叫了。环哥躺不住。他要看那肥肥的龙睛鱼去。他要起来。

“给我睡下，小鬼。”

“干么，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？”

“又说平常。这是城里。人家还没起呢！你不能胡闹！”

环哥一定要爬起来。他睡不住了。那柔软的棉被生了刺，扎着他的粗皮肉。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。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，他哪睡得下去。

但妈死命地捺住他，直到他答应起来不出房门。

系好了鞋带，可就不能不走在地上了。哪里闲得住呢。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，转了转，对妈说：“妈，我要去撒尿。”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。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，当地一声就把门推了开。等到妈跑向门边，想嘱咐他什么时，孩子已牵了裤腰，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。

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。环哥回过头来看，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

着，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。看了这死闷劲儿，环哥吐了口吐沫，像是说：“懒骨头，起来罢。这儿多凉爽！”

又是一声带些痰涎的咳嗽，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，娇依的啧啧。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，对准一棵花——在他，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——撒下尿来。

他还幽闲地仰了头，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，上房里却有了声音：

“这是谁呀！”

环哥的妈听到了，赶紧跃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。

“丢人呵，这不是田里！”狠狠地。

环哥懊丧地低了头。真是倒霉，大清早晨的！

这霉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辫子才消掉。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圆滚滚的辫梢，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。

吃过早粥，表弟挟了书包去念“人之初，狗咬猪”去了。环哥问妈“有啥活儿做呵，”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，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。可是，这是城里呢。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。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。就说：

“小兔子，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，就是做活儿了。”

这，环哥哪儿成，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！一转眼，他就丢下纳鞋底子的妈，溜出房去了。

一出房门，就见到梳了鲜红红，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，低着腰，在花丛里拾些什么。环哥赶紧跑了过去。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影下的细碎小黑花籽，就也帮起手来。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。环哥不在意这些。种子他见到多了：红豆，茄子，芝麻，什么都看见过。这算啥，不希罕。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。果然不一下，表妹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。

环哥和谁一熟，就得先试试他。意思是：就得逗逗，看他到底急不急。他帮表妹拾完花籽，就说：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！表妹摇摇头来。环哥居心逗她么，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。登对，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，哭了起来。呜咽着，嘟嚷着“这是我们的家”“这是我们的家”地走进厢房来。揉着大辫梢，撅着小嘴，如一个诉冤者地说着“你们的环哥”怎样怎样地“缺德”。

妈听了多扎心哪。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，而且，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粉碎了的花！但为了诉讼者的身分，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缩着的小肩膀，腾出另一只手来，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。

疼呵，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。（也许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。）当前，虽然是在“别人家”，这报复是无从节制的。

于是，午饭的时候，姨父好心的劝妈还是别打孩子。

没有了同伴，环哥后悔起来。悔不该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。如今，她是监在房里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。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，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地涂黑了。她耿着辫子，一点儿也不回头。环哥腿都立酸了，就怅怅地走下阶来。

阶前正蠕动着簇黑乌乌的蚂蚁。他即刻蹲了下来，用吐涎淹劫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。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

怜，他出神地笑。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。他忙抬起了头，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。

“积点儿德！吐沫多脏呵！”

“吐沫哪儿脏呵！”环哥是想：你那痰才脏呢。

“站起来罢！”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。他的妻子，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。“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？”

“小便？我倒撒了泡尿。”环哥顽皮地笑。

“哼，拐过角去就是茅房。以后别再——”

听到了这责问的妈忙走了出来。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么，然后供认这孩子的没规矩。才转过头来，狠狠地说：

“环哥，你——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。”

环哥擦着鞋跟，不甘心地踱回房去。

“这下你可好了，姨父不让我打你，你就放手闹去了。鬼，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，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。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。要命呵，我一死你就好了——”环哥的妈簌落着哭了起来。几日的委屈，由了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，都勾引出来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呜呜地哭。

环哥乖了。他呆呆地倚着床沿，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。他意识着寂寞了。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，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“狭窄”“阴沉”是它的特质。妈以为他老实了呢，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。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。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细脆的螳螂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。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。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，还答应给环哥一只黑白花的呢。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。梁家园的枣快熟了罢，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。

想到枣，环哥凑近窗口，对着那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出神。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，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。一个由田间园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，即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，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。

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去了，但看到妈愁苦的脸，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。城市多寂寥呵，听不见一声牛鸣，听不见一句田歌。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。直等到好久好久，才有了一阵敲门声。表弟下学了。这是他唯一的同伴，还不曾吵过架的。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。他发誓不再逗惹他。他好好地留着这同伴。鬼鬼祟祟地，给他混出房门槛去了。

“干么玩儿呢？”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白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，趁爸不在家，就又贪起玩来。

于是，环哥问：“你会打轱辘吗，那圆滚滚，噜噜噜的玩艺儿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你会擀甜棒儿吗？”“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”环哥一抬头，高高兴兴来了，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：“你会爬树吗！”“不“来。”环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去。“我爬给你看。”

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。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。

“你呆在底下。我去打，你捡。”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。“不，不。我爸爸不准动这树。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，送衙门上司的礼。”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，赵老爷一蒲包地送。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，而且是较小的。

“干么雇人打呢，真是饭桶！来罢。瞧——”环哥吹了口拳头，便把一只脚踏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，双手一抱，就离开地皮了。吓得立在地面上的

同伴直嚷留神。

“算什么！这白玩儿！”说着，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，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去了。随着，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，立时树叶如暴雨似的刷刷地摩擦了起来。长圆的枣，满红的，半红的，甚而青青的，都如雹似地必剥必剥地坠到墙根下，坠到熟菊花茎下。坠到表弟脖子上了。立时，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，乐着屈下了腰，选红的向腰间揽。

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，用更敏捷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。

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，一壁骄傲地说：

“这，这算什么！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。结的圆枣有这么大——”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。

“你爸让你上树吗？”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。

“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，”环哥夸耀地说。“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。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。比这儿辽阔多了。北平有一千个一万个车。什么都有——”忽然，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。

“别瞎吹，你没有爸爸的。”

“你敢说！你才没有呢！”

“别急，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你爸不要你们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环哥挽起袖子来了！

“还说，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。丢下了大姨，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。”

“你瞎说我揍你！”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。拍地一声，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肉上，随着是表弟的哭声。

环哥丢下表弟扯开线绽的领口，丢下那些“臭”枣，狼狈地走出院门。撞了慌忙奔来的姨母个满怀，就一直逃回厢房去。

看了环哥身上的泥渍，妈着急起来了。

“又做什么孽了，小鬼！”

“妈，”环哥噙着热热的泪扑到妈怀里去。“爸是不要咱们了吗？”

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，问：“妈，妈，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谁？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，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？”

妈只托着腮，由窗口看着飘在暮色里的炊烟，茫然地摇头。

晚上，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。环哥是蜷在床里酣睡了。朦胧中，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：“姐姐，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到环哥醒来，那只柳条箱又已捆好立在门口了。姨父微笑地走进来。摸着下颏，用极温善有礼貌的样子说：“地方有的是。都是自家人。干么这么仓促？”

环哥用赞同的眼色瞅着妈。但妈却用勉强的微笑对这温善的人摇头。

二十三年，九月二日，海甸

（原载 1934 年 11 月《水星》第 1 卷第 2 期）

俘虜

别瞧荔子是才十三岁的小姑娘，见了不快意的男人时，她早就会把小嘴岔往下一撇，轻轻而狠狠地骂一声“讨嫌的”了。当爸爸勒着妈妈的头发，呱咕呱咕地捶，她顿着脚，哇呀哇呀地哭时，她已学会了在哭泣的中间加杂上“讨嫌的”了。她偷偷地一面为妈妈收检着拔断了的乱发，一面伴了呜咽的妈妈，嘟囔着“讨嫌的男人”。

从此，担水的汉子粗心地踏了甬道旁她的凤仙花时，小小指头会死死地钉着那油紫的脊背，骂着“讨嫌的大李”。当爸爸在她正喂着小咪咪的肝拌饭，立在檐下喊：“荔子，给我打半斤玫瑰露”时，她不甘心地把咪咪放下，俯首在那柔性小动物的耳畔低语着：“讨嫌的爸爸，害我的乖吃不舒服。”

胡同里过聘姑娘的花轿，她跑出来张望时，隔壁总不缺乏拿逗小孩开心的人，扯了她的辫梢问：“荔子几儿嫁呵？”于是荔子不屑地撇了小嘴儿，把肩头的两条小辫往后一甩，爽快地回说：“我？我才不嫁给讨嫌的臭男人呢——挨他的苦打。”那多嘴的人如再追问下去她寂寞不寂寞的话，她会哼那么一声：“没有男人就寂寞？我的小咪咪要比一个男人温存多了呢。”

七月的黄昏。秋在孩子的心坎上点了小小的萤灯。插上了蝙蝠的翅膀，配上金钟儿的音乐。蝉唱完了一天的歌，把静黑的天空交托给避了一天暑的蝙蝠，游水似地，任它们在黑暗之流里起伏地飘泳。萤火虫点了那盏钻向梦境的小炬，仆仆地拜访各角落的孩子们。把他们逗得抬起了头，拍起了手，舞蹈起来。多少不知名的虫子都向有大小亮光的地方扑了来。硬壳的，软囊的，红的，豆青的，花生味的，香瓜味的各色各样的小昆虫一齐出游了。墙壁里，茵陈根下，蟋蟀们低低地，间断地呼应着。

满草坪上忙着的尽是孩子。有的宽张了小胳膊，学鸽子打旋盘。嘴里还嗡嗡地哼着鸽哨在空中作的响声。有的正用巴掌节奏着自己的歌。凑上十几个孩子就能玩猫捉老鼠。还有一些孩子们正围着一棵松树，工作着一件煞是有趣的事。安稳的孩子们盘腿坐在小土坡上。一个谜语道出，十几个小脑瓜都仰了起来，想从那黑黑太空中的细碎小窗户里窥探一些隐秘。一颗顽皮的星子坠了下来，异口同声地吐出惊呼的气。这新奇的喜，会暂时踢开猜谜这回事。

在这草坪上想找荔子是不容易的。那种游戏差不多都短不了高声大力的男孩子参加。这些“讨嫌的”回回都害她撅着嘴，踱回家去。于是，她结合了几个相投的女孩子，抱了她的小咪咪，走到另外人迹稀疏的黑黑角落里，低声唱着“小白菜儿地里黄，”用花巴掌节奏着，任小巧的萤火虫环着她们身边飞。没有喧嚷，没有殴斗，轮流着“有那么一家儿呵”安闲地学说着各由妈妈处贩来的故事。

当荔子正把由《儿童世界》看来的小猎士的故事学说给隐在黑暗中三个模糊的小面孔听时，突然远处起了一阵噪杂。一片呐喊声随了一把火炬奔向这边来了。越逼越近，直扑到四个无助的女孩的面前。

“呔，鼠辈听真：我乃托塔李天王是也。特来捉你等有要事相商。如违我言，一刀一个，管杀不管埋。”首领是拿了火炬的孩子，挺起用墨描竖了的眉毛，拈着假发，学着舞台上武生的派头，滔滔如背诵地说。来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。率领着五六个年纪相仿的同性伙伴。一股残香已烧去大半。红红的火焰，映着橘色的脸蛋，映着有绿林威风的小眼珠。每个腰间各插一

把刷银的木刀，掖着几片用瓦砾磨成的镖。

“讨嫌的男人，我们碍得着你们吗？”荔子坦然地责问着。她掸了掸大襟上的尘土，想不去睬来者，继续说了下去。但当前森凛的声势是不容许她这么漠视的。

“走，荔子。”舞台的话说干了以后，常人的腔调又拿了出来。“走跟我们去商量七月节晚上都预备什么灯。”说着，首领就动手去拖。

“去，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，用不到你操心。”手甩开了。

“不行。”首领把双臂英武地盘在胸间，坚决地摇起头来。“今年咱们得商量商量谁点什么样的灯。不能像去年似的，王八灯粪夫灯乱来一气。你先说，你打算点什么灯罢？”

“我点什么灯也问不到你。讨嫌的！”

“问不到我？我是头儿。他们全是我的护卫。”

“去，”荔子站了起来。“呸，头儿，萝卜头儿！你是谁的头儿？我们属不到臭男人家的。”

“呔，”叉了腰的首领树立在她们面前了。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由此过——”他嗖嗖地拔出了木刀，返过身来，目光炯炯地向着呆呆的伙伴们。

“留下买路财！”护卫们齐声地喊。

“讨嫌的，人家玩也碍你们事！”荔子迎头冲了开去，想避开他们，如已经逃奔家去了的那些听故事的同伴一样。

但首领把刀一横，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动手呀！”于是几个拙笨的孩子就遵命上手捉那双纤小的手臂。立时，箭一样地射出一阵尖锐的嚎叫声。直到把草坪上纳凉的大人喊了来。把首领的胖父亲也喊来了。

“铁柱儿，你又干么哪？你又干么哪？给我家去。瞧，扮成这鬼样儿。”英雄的爸爸一把就先将那钩在耳根的假胡须拔掉，劈手在英雄身上肉厚的部分重重地打了一巴掌。“给我家去，你个强盗。丢脸来哪！”

铁柱儿生得虽是一股英雄气，爸爸还是要怕的。《七侠五义》里的英雄也没有回手打爸爸的。但铁柱儿不服。他不甘心即刻走开。

“贱荔子，臭荔子。瞧着早晚——”话没说完，腰间挂的木刀已再作了折磨自己皮肉的刑具。

狠狠地咬了一阵牙，铁柱儿消失在秋的夜晚里去了。

一个堂堂英雄是不甘心受这气的。铁柱儿是这条街上每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。谁都会记得，槐树杈下那拳头大小的牛蜂窠是他用竹竿拆碎的。他成天夸说给这一方除了大害。可是两月了，那些不忘复仇的昆虫还不时来访旧地，环着双抱的大树嗡嗡地飞，害得细心的老太婆连在树荫下买豆汁的胆子都没有了。多残忍哪，铁柱儿扛了根钎子，出半天城就捉了半口袋的金线蛙。说要请好汉的酒么，就提了一把劈柴的斧头，把每只蛙的后腿都垛了下去。然后将五六十只残废的动物抛到巷口垃圾堆上去，任它们抽挛着，喘息着，蠕动着在葱皮蒜叶中间。

“铁柱儿作孽了呵，下半世不定遭什么报。”那些掩了面过往的人都那么咒咀着。但自那一宴以后，铁柱儿就果然获得了手下降服的心。

如今，英雄丢了人。而且是在女人面前。这仇岂能不报？于是，天一黑，虽然斗蟋蟀的仍抱了罐子出来，粘松灯的仍心不在焉地把香头往松枝上粘，大家放在小心坎上的却是如何报这大大的仇恨。

“她天天晌午给她爸爸打酒去。”一个叫玉霖的说：“咱们躲在巷口土地庙后头。等她走近，大喊一声，叫她把酒撒在地上。”

另一个则说这太轻。依这军士，在把她吓唬以后，还应在她肥胖处，每人捶上三下，以解积愤。

当他们正在草坪上聚议时，墙根黑乌乌处迷糊地蠕动着一个个白白的影子。一个说，又有刺猬玩了。另一个反驳说刺猬没这么细长，这么雪白。必是赶七月节下界的白狐狸。于是，忘记适才计议的事，几个孩子各自把守起一方来。

待到布置稳妥，铁柱儿就使用他在坟堆上捉纺织娘的本领，轻轻地，蹑着脚尖儿，向那缓进着的东西走去。及至将走近时，才听到这动物咪噢地叫了出来，蹿了开去。

“猫，追呀，环子，追。别让它跑走。”铁柱儿喊了起来。这小动物听到大声的震吓，和四方嘶嘶的埋伏，就亡命地跑了开去。几个受了包围令的孩子们就追呀追呀地，直把个小东西挤到一个犄角。呢噢一声，一只后腿落在铁柱儿手里了。一声人的啜哟说明了这畜牲在就捕最后一刻的挣扎。

“咬着没有？呵，咬着没有？”

松适而关切地，几个孩子聚簇在一起了。

铁柱儿一面吮着手背上抓伤的血渍，一面用笑掩盖着那痛。

“嘿，雪白的哩。”一个俯下身来，手扶在膝头的孩子玩赏起来了。“快蒙上眼睛，别让它认得回家的路。”

“我瞧，咳，蒙也白蒙。就是咱们这胡同的。对了，荔子她家的。我知道，叫咪咪。”

“真的吗，我瞧。”

“好了。这回我们可不能放它走。押起它来，等荔子跪着来求，快，押起它来。”

于是，铁柱儿的前大襟作了囚车，严密地裹了这呢噢着噜噜噜着的小东西，胜利地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荔子上杂货铺打酒时，伙计在塞上那气味芬浓的瓶口后，照例问她还要几个铜子的猫鱼不。荔子给问得几乎扶了那高高的油柜哭了出来，逞强的她，终于默默地拿起了瓶，默默地垂低了头，踱回家去了。

咪咪不会回来，她半夜就觉出了。平常，更锣擦着街门敲了过去时，咪咪便由那特别为她细长身躯开的小窟窿中轻盈地钻了进来。两颗闪烁的眸子，灯笼似的往四下照。然后，披了满身秋月下的露珠，用她在屋脊上散步那么轻悄的步武，蹒跚地走近荔子的枕畔。用那敏锐的鼻子嗅嗅她的脸，或竟舐舐小主人的指尖，像是说：枣树我爬倦了，在屋脊上和同伴也打够了架，月亮美得很呢，草地可给露水淹湿了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就点着绵软的脚尖儿，溜着床腿，钻进她那小草窝里，噜噜噜地睡去了。

昨夜呢，荔子眼睁睁地守着靠窗台的那小窟窿。想一想：七月了，猫要在屋脊上拜月的。拜到九十九回就成精了。她真不愿意咪咪成精，这她告给咪咪不止一次了。又想一想：七月了，花丛草梗间都免不掉有冤魂怨鬼们藏躲着，等待着盂兰会的法船渡过那岸。她担心那些凶恶的东西会教坏了咪咪，使它真如传说所记的变了心。所以半夜她怔忡着还没醒明白时，就轻声问妈妈，咪咪回来了吗？妈妈一面给她盖着被，一面含糊地告她好像听见回来了哩。但天明时，她摸摸咪咪的草窝，却还是凉冰冰的呢。

“别给我这么没精打采的呵！”爸爸带了些怒气地骂着荔子。但她这日的心完全飞在幻想中的某墙角，某树梢上去了。街坊告诉她近来正闹着偷猫偷狗的事。她更害怕了起来。当衔了长长烟袋的张大伯叹息着说：“咪咪雪白的一张皮，怪可惜的，作手套也能缝两副有余呢！”时，荔子忍不住地淌下泪来了。直等到妈妈拍着她的背说：别着急，总会回来的。从前我在家做姑娘的时候，一只猫跑走了一百多天，终于还会回转来的。说：万一有人因怜爱留住了她，在胡同附近喊一喊也会喊回来的。

黄昏又如情人一般守约地来了。萤火虫点了亮亮的小炬，开始在黑乌乌的树叶间飞翔了。蝙蝠像戏逗似地故意飞低了下来，待孩子张开了善扑捕的小胳膊时，却又那么敏捷地钻上天去。气得失了望的孩子们仰起了头，酸葡萄地向嵌了繁星的墨黑天空唱着：簷末虎，穿花鞋，你是奶奶我是爷。及至夜如布景者地把草坪上各个角落都密密地染黑了以后，草坪上一切的角色也开始活动了。一阵低歌，一片捕捉时的惊呼，如波涛似地在黄昏的海中起伏着。

草坪中间仍竖着那棵松树。一簇孩子们围着那寄托他们盼节心情的树枝，往上粘香头。乌绿绿的小树已垂满了长长的线香。几大束线香，满满一碗浆糊，都打发在这上面了。铁柱儿忙来忙去，嫌这个浆糊抹浓了，怪那个粘得低了。孩子们都无怨地听他指挥着。

工作正酣时，陡然草坪角吹来了一阵颤颤的，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咪咪……咪咪……回到荔子的怀里来。”

听到了这凄惨的声音，孩子们咯咯地笑。

“嘿，作梦罢，回到‘荔子的怀里’！嘻嘻。”

“铁柱儿，你把那小东西搁哪儿了？”

“叫我给拴在煤堆旁边儿了。可恶东西，好心喂它饽饽反咬我的手。瞧，我爸爸吃饭的时候直瞪着眼追问。”

“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说是你给抓的。”

“别——”吃了亏的刚要说下去，嘴给铁柱儿堵住了。随着，一阵颤颤，娇滴滴的，含了呜咽的声音又为晚风吹过来了。

“咪咪……谁监着我的咪咪，把她放回来。”

铁柱儿知道一个淌着泪的女孩，倚着什么树，在黑暗某角隅向他叫呢。猫，爸爸不会准他养的。偷了的猫也养不熟的。这囚徒对他唯一的用处只是待那一天为爸爸查觉出时，在他肉厚的地方再那么捶上几下。他真想早些还给她，但他是要代价的。

声音变得更颤，更微，几乎是哭着喊出的了。

“咪咪……谁监了我的咪咪，劳驾放出来，积德了……”

铁柱儿刚硬的心里感到出奇地不舒服。他在玉霖的耳边咕咕了一番，然后遣了他去张罗。自己风似地奔回家去。

抱了咪咪的铁柱儿在远处和使者玉霖会到了。一下，抹干泪痕的荔子羞涩地走了过来。模糊糊地她看见了害她焦急一日夜的咪咪，就张了母性的臂，扑了过来。

铁柱儿抱紧咪咪，闪开了身子说：

“从明晚起，跟我们一起作松灯？”

荔子呜咽着点了头。于是，一个柔毛毛的，热腾腾的小宝宝就又回到她

怀里了。

两三天后，铁柱儿竟严重地嘱咐他的手下：都得尊敬荔子，卫护荔子，并且随时保护她的咪咪，连用嘴嘶嘶一下也不可以的。

七月节那天可热闹哪。柏林寺的盂兰盛会糊的是丈七的大龙船。船头探海的夜叉比往年来得都威风。船舱窗户使的是外洋玻璃纸。还不到晌午，“一见大人”吊死鬼脖子上的玉面饽饽就给人偷吃了，惹得出来送施主的方丈看见了直骂馋鬼。

天还没黑，草坪东方透了树枝那么早烘出一面金镜来。无数莲花灯同中秋月一样赶早地出现了。白淡淡的烛光像是黎明的残星。铁柱儿早吩咐了：天不黑，他领的灯不准露面。出街时必要排好的。

随了夜幕的厚度，莲花灯也愈密了。连两生日的小毛头都抱在大人怀里，举了一盏羊灯，用不整齐的口齿喊着：“莲花莲花灯呵，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呵。”

天黑得在铁柱儿是足以露面了，就在他家大门里排了起来。领路的，是两只狮子灯。压尾的，自然是那制作多日的松枝灯——繁星似地，孔雀羽似地，那么摆来摆去地晃。其余的羊灯，鱼缸灯，飞机灯，鲤鱼灯等都夹在中间。没有灯的，脑瓜上要各顶一张插了红烛的荷叶，打着铜钹，护在两旁。红的蜡油沿了绿的筋脉流了下来。

铁柱儿这晚在黄操衣上系了一条褡裢，并在那木刀上系了一块由妈处求来的红绸子。举了一盏锤灯，走在荔子三节长穗的花篮旁。震人耳鼓的钹噠噠噠地越敲越起劲。大家你一声“洋烛插歪了，”他一声“莲花瓣松开了”地随了队沿着胡同走去。

铁柱儿腾出一只手来看荔子花篮的双烛有没有烧着旁边的茨菇叶，并关切地问着：

“荔子，一只手提来累不累？”

粉红的荷灯映着荔子粉红的笑。她哪儿还觉得累呢！她高兴极了，竟俯到铁柱儿耳畔说：“好玩极了。”

二十三年，八月二十日，北平

（原载 1934 年 10 月《水星》月刊第 1 卷第 2 期）

邮票

生活转着多种的轮。抓着一只，就会成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。

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。如同前年高夫球时兴的时候，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。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，梦里仍像握着那条细长粗头的棍子，向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。撞着了，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。可是这把戏一熟，就没味儿了。我有着许多顶体贴的朋友，在我对这玩艺的兴趣刚要绝尽时，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。人家都捧我，说我这不会发愁，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。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，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揖了。

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。起初，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。我觉得怪好玩的，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。

渐渐地，由这朋友的好意，我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。闷的时候把这些被重重舟车由地球各角带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，排在桌角摆弄摆弄，欣赏诸民族伟人的丰采，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。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珍贵，就决定买一个本子，分类地贴了起来。并托国文班黄老师题上“万国邮票集”五个颜字。

起初贴本子的目的只是免得遗失。贴了起来，像个有家室的人，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。我不但要多，而且要齐全。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辑到，那份欢慰不比作皇帝小。

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，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。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，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。见到了不大生疏的人，总忘不了问：有没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？常常忘记，问重复了，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。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道遣——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——的时候，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：在搜集邮票。有了别忘记给我。

于是，被人唾弃的字纸篓从此成了我的金矿。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片，比方说蒋介石北伐纪念的邮票罢。这想望显然地不会结果子，有时反而摸到很脏的东西。为了邮票，我不怨天，也不尤人。

同学中认识我的，爱逗我说：有多少国了？我的回答总掩不住我的贪心：不多，等你给我呢！

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，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，我一翻讲义，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。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，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。为了怕先生注意，我赶忙藏起，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，眉间带点苦像。他自觉冒失，就向我点点头，表示歉意。

这人我晓得，好像叫赵什么的，去年才转学来的。同学中谁也不理他，他也不理谁。我倒不在乎。我们每礼拜除了这门还有几何学也邻座。晚上自修他在我前三行，好像是七十五号。按说该认得，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，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？活着不痛痛快快的，整天皱着堆愁眉，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。我最不爱看人苦像。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，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，高高兴兴地玩。这人可不。我们在操场踢球，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，兀自地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。班上，一下入神得两眼全呆了。可是又并不真入神。教员一问，他也摸不清头绪。有时，他把书的边缘画个满乱。他不像我，爱给先生画像；他总写字。用轻笔写，

又描成立体，然后又填成黑字，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。我从不睬他的瞎闹。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。头两个好像是什么“誓死”。

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。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：“你干啥留那东西？”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。玩玩罢咧。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，“玩玩，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。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，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。

我不好再追问，可是我不服。

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。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，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，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的拖鞋，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。瞅见了，苦笑了一声，就又是一面看，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。

我追上了这人，问他：“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，谁玩丢了？”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，又哼了一声，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，指给我一行黑字看。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，也不是电影广告；是在头一篇，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。

我眼珠一转。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？就把手搭在他肩上，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。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，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：邮票多着呢。

呵，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。多，多为什么不给我？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，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。

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。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，蹑蹑地跟在他后面。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，才发见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就一面把报纸向腋下夹，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：“进来坐坐。”

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。我就吹着哨，抬头看了看那“34”的房牌，蹦了进去。

这屋子一点也不好。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。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。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，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——一张空白的地图，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。我说难看，并不委屈它。比方说，要红的像杨梅吧，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；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，像女孩子的脸蛋，多开心呀。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，像猪血似的。呕，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。这字我认得的，是上上期《良友》第一页印的“还我山河”，我还记得那是《精忠传》里岳飞写的呢。

他欠身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我是满心盼望着他给了我邮票，就好跑回去安插。

这人真懒，床也不叠，枕头底下压着几本书。露着面儿的一本，似乎是“日本帝国主义……”什么“史”。反正又是那套，腻死了。

我简直坐不住。我说，邮票呢？

他怅惘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咱们都快当亡国奴了。”

这话我不懂。干么非骂人一句才拿出来呢？

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壶的肚，预备要倒茶我喝。我忽然看到抽屉缝露着一个信封的角。给我马上扯了出来。咳，“欠资”！不，翻过来有着一片新奇的邮票。起初我以为是日本的，因为颜色也那么素淡，样子也那么雅致——也那么缺少大陆的浑厚。仔细一看，在一座塔的上面印着“××国”三个

字。嘿，这不是新成立的×××吗，这个我没有。我敢发誓我没有这个。我笑了，我抬起头来，用极动人的语调对他乞求，“我可以撕下来吗？这宣纸信封不会撕破的。”

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，又懊丧地皱起眉来，说：“还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？”

“好，我用处大着呢！”我又马上改了口锋。“是的，没用，更可以送我嘞。”

“你们这些人——”他端详了我一下，又勉强地挤出来一个苦笑，才说：“拿去罢。要，有的是。”

我就小心翼翼地撕了下来，一点都没有破，信封也还完整。头一回若是给人扯得一塌糊涂，下回就该碰钉子了。

于是我又嘱咐了他一阵：有，可别给别人。向他道了一声 Thankyou，才一溜烟跑下了楼。

好，那最初送我邮票的孩子一看见就非跟我要不可。据他说这比外国的还难得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可就不肯给了。气得他咒我忘恩负义。我忍了这口气，把瑞士的那片揭了下来，把这片补了上去。

从此，我懂了这愁人身上是怀有着一件宝贝的。上班，我常偷偷 Pass 给他一块巧可力或是 Gum，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来接，接过去也没见他吃，好像只是不愿得罪这唯一与他有来往的人似地。但一种感激的心还促着我不停息地给。有时还用臂肘顶他一下，向他开阖一下嘴唇，催着他快吃。可是他总显得那么可怜，那么狼狈。生活像有着填不满的坑，照不掉的魑影。他总不睬我。

不理我没关系，横竖他有了邮票总不忘记给我。他一共给过我三片：一片我自己贴上，一片跟白罗汉换了七个西班牙，两个葡萄牙。最近这片我还留着等行市呢。孟家二少出过两个法国航空，三个意大利，可是我不干。我非逼他那片全国运动会的纪念票不可。他说了，要命也不松手。

那天下晚学，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赵。獾似地窜进了第三宿舍，一直就奔到 34 号来。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门，没等答应就闯了进去。嘿，这家伙用被缠紧了全身，睡起觉来了。我想由底下搔他脚心。又想，这假君子，惹不得。可是他连脑袋都包个挺紧。我就伏在那自缚的口袋嘴处认真地喊了一声“老赵”。他还装着玩儿。我敢打赌他没睡着。我进来时还看见他脚动呢。我又喊，他仍不理。

这是他自作孽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于是，我就施展竹篓里捉螃蟹的办法，用手向被筒隙处用力钻。滚热滚热的，刺刺的头发扎得我直痒。我摸着脑门了，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皱得还紧。往下摸，呵，摸得手指都湿湿的了。

怎么，这么大个子哭了？我得哄哄他，我专会哄人。不信你问！我不说了，我专会治她的撅嘴。

于是，我给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。吹的是中国人都顶熟的 LoveParade。可是，我手掌上湿润的泪，竟嘎着了了我的嗓，僵住了我的唇。我愈吹愈吹不

Thankyou：谢谢。

Pass：递。

Gum：口香糖。

LoveParade：璇宫艳史。

上来。

我蹲下，蹲在他的床头。

这时候，我伸在热被筒的手，已给另一只手握着了，握得紧紧的。一股人体特有的热味，顺着我的胳膊通了出来。

陡然，他露出了头！呵，两只红红的眼睛。我怕——可是我本能地抽出雯妹绣的绸手绢，替他拭那拭不尽的泪水。

也许他不惯受人哄，腾地一下就坐了起来。两只前露姜芽后露鸭蛋的脚就光光地踏在地板上。

他推开了我那香香的手绢。说：“朋友，我们要离别了。”

什么，走？我马上就用力握着他的汗手。

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，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，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。扯出一封印着“吉林”下款的信封，交给了我。

“揭罢，这是你最后的一个！”

可是，唉，抓着我心的倒不是这邮票了。把信丢在桌边，还去捉他那缩了回去的手。

“可是，你干么要走？”

“干么！我倒要当亡国奴去了！”由他那呆呆的视线，咬牙的神情，可以见得出他怀着无限的愤懑。

我这时才对他的家事发生兴趣。但无论我问什么，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摇头。终于，他求我先走出去，让他静一下。今天晚上自修完了和他走走，算是个临别纪念。

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。罗汉还直追着我问：要了几个？还是四分的吗？我用鄙夷一个无心肝人的眼色瞅他，给他碰了个沉默的黑钉子，并把空手张给他看。他嘻皮笑脸地说：“窄心眼儿，急命鬼。人家今儿个没有，不会等明儿个？”就由裤袋子里掏出他的口琴，随吹随跳地跑了。

晚上自修，我总看不下书去。看到72号椅子空空的。桌上照例摆的砚台也不见了。我就像生活里丢了一件平时不注意，而如今感到颇可留恋的东西似地那么愕然。我没心算代数，只在算草上描了许多“誓死”“誓死”。看堂的刘老师一走近，我就马上翻翻手边的书，作作样子。及至他踱了过去，我望着这弹压者的背影，有异常的厌恶。我总等老柴摇铃，偏偏这老头子今儿晚上又打了盹。后面的兵营都已吹了那悠长而低微的催眠号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就托辞肚子痛，跟刘老师告了假，一直跑向第三宿舍。

宿舍这时又静寂又漆黑。可是一种吃地勒绳子和搬东西的声音，在楼下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得出。我带着一种预期的惊愕，登上第三宿舍的楼梯。34号里正有着咕咚的响声。

我拉门一看，呵，墙上那些字纸已经撕个干净，书架上堆的尽是破鞋和脸盆。一个亮光光的秃头，正屈着腰，在那里捆一个柳条箱呢。我不知该喊还是该笑出来。

听见人来，他抬起了头。发亮的头上，爬满了因用力而鼓起的青筋。是谁？我蹲下，带点喘，捧着这削瘦郁苦的脸：“是！是老赵吗？你干么？”

“是的。明天八点开车。”然后他用指头捏算：十一点到天津，下午五点过北戴河，六点就过山海关。……

“可是，你干么剃成这个样儿？”

“我要扮成农民的——不，我本来就是种田人家的孩子。念书的人都危

险。我不能在未见到我妈以前，给他们杀死！”说完了这话。好像这妈字增加了他一种忧苦，而又补添了一些快慰似地，他用红炯的目光看着我。

“有这么凶吗？既然会被杀，你干么还回去？大伙儿怪好的。”

“兄弟，”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叫我，由心窝里叫出的。“我这里有两本书送给你——其余的，我都捐给图书室了。”他回身半直起腰来，由桌边拿下来交给我。然后伏在那柳条包上叹了一口气。“以后，以后连有中国灵魂的一份报也看不见了。”

我翻看接过来的书。一本是《东北问题》，一本是《青年与满蒙》。书皮的里封面用浓重的笔墨写着我的名字，下面是他赠。并在一个小块方篆印旁边记上这阴沉的日子，这夜晚。

等我帮他勒上最后的一个扣，我们就下楼到操场上去了。

天，黑乌乌的。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。

“有月亮多好呵！”我说。

“不，”他仰起头来，“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。”

他异常热情地扶着我的肩，一声不语地向着操场的东墙根儿走。我想开口问，但我的话又给这阴沉的情境噎住了。

一遍铃声，跟着一片嘈杂的人声，由课室楼拥了出来。

我俩摸黑绕过篮球场，一直奔到秋千架来。他就咳了一声，倚在黑影中的柱子上。

他仰起了头，向着东北角黑的天空呆望。然后，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：

“我这次回去是想拼命去。其实，唉，也是送死去。可是我必得去。……我不怕死。我哥哥就那么被鬼子用刺刀宰了的。他并不疼，我妈疼。我恨的是——你们这种人，不明白自己的世界，整天吹哨！——早晚一天——”说完了以上的话，就似乎有了新的启示似地，又用矛盾而痛苦的语调说：

“其实，也不怪你们。人都爱玩，爱活泼；谁爱皱眉，爱流血？可是倒霉的你是帝国主义蹂躏下的中国人。你没死，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。早晚——除非你堵上耳朵，闭上眼睛——咳，也不成，也不成。”

我给这黑影子发出来的话，也说得眼睛湿了起来。心里可比爸爸不带我上青岛那回难过多了。

我害怕——怕立在我眼前的活人，再有几天就真地变成刺刀下的鬼魂。我已由他身上嗅到死的气氛。我问他干么明知道死，还非回去不可。

“我爸爸给鬼子新近捉去了。一家杀的就剩我们爷儿三个。我去年逃进关来，就剩他老公母俩。这回，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——”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。“我恨不得飞了回去，落在那鬼子的身上，咬他个稀烂。”

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，就握住了我的手，说“都不死，永远就都当猪！你还小……”

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，心下好像是说：“我不小。你看，我也哭了。”

我们攀谈到熄灯后好久，才又摸着黑，缓缓地踱回宿舍去。在快走到第三宿舍门口的时候，他悄悄地说：

“我明天可黑早就动身。你来不及见我的。我们好好地握一下手罢。我这半年多也没交一个朋友！你是我唯一的熟人。你现在不会懂得我的事——可是，你好好看我给你的书，和捐给图书室的。——记着我。我死那一刻也